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七

番禺陳澧撰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尙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人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人 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

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膏藪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廄以下內饔職文詩生民傳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文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涉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眾工卒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擗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

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

穆王作呂刑入尚書作職方何不可入周禮乎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尙書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旣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愼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

方百里者五慎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

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杜注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

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

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

輕重乙篇管子言兼霸之國尙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

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

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

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中篇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

以爲周禮兼附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

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

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郡

輸疏潛夫論庶祿皆與孟子同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禮謂孟子明言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
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
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
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
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
荊州其浸潁潁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
波潁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潁營軍臨隨則潁宜屬荊州
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
者哉著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
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
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蓋不
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
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

此賈氏序周禮廢典語

以周禮之中實

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桷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司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嬾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

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

事豈善讀周禮者哉

卷四

日知錄三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

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

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

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

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

禮之效矣

卷五

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

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

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

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眾儒以爲非是唯歆獨

識其年尙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尙

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

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

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軹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德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閣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即別錄是也至歆乃彙爲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

禮案劉歆此語鄭君

取之不以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人廢言也

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

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創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

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難在此也

如大小玉北瓦北原北杜子春云玉北帝

顯頤之北瓦北帝堯之北原北有周之北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

後鄭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

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元謂宮刑在王
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
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
云蕭字或爲蕭蕭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
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桎桓再重注云
鄭司農云桎檠桎也桓受居溜水凍凜者也杜子春讀爲桎桓
桎桓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
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菹
注云杜子春云菹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
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
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
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

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
百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
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子春
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
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
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傳
別注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
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萑萑讀爲緇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
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
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
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冲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

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目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纁黃纁鄭司農云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箎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箎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禮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
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
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
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
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
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
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
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尙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
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
牽與其陳數後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

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

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簠其設筐陳于楹內簠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注云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樺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褱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

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
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
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
若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
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
十於言又爲無旒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
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
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衰
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
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
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

與卿妻同乘夏綬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
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
君羞之皆可知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疏云含玉士喪
禮用三復以雜記羞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
玉此皆鄭君差次之法也又如大宰設其攷注云司空亡未聞
其考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
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
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
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此疏尤精密蓋不獨鄭注能補經賈疏
亦能用鄭注之法以補經也更有鄭注不用約而知之而賈疏
夫冕而無旒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
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玄無章士
又選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
冕爲爵弁直稱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

鄭注三禮以漢制況周制而周禮注尤多王伯厚皆錄之爲漢制考禮案左傳昭十七年鄭子言少皞氏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爲司徒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爲醪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況古官以後代之事況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與瑞珍主以徵守杜云若今時徵和守以竹使符也但不若先鄭注之多耳馬融傳亦有之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敔舞注云敔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疏云樂師注敔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天子之梓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爲證檀弓云天子柏梓以端

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掌
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
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
疏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況之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戮
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元謂屋讀如其刑剝之剝剝
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
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滯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
卽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事則以後世
之官後世之事況之其義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卽是
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
世可知也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況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之
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尤明困學紀聞

引徐筠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比周官此徐筠之淺陋蓋未

讀賈疏耳

因學紀問又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鄢客是

也其制猶古厚齊既引徐筠說而

又自爲此說蓋頗悟徐說之非也

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况周制如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質人疏云此質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又有鄭注已舉漢制况周制賈疏復以唐制况漢制者掌訝次于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卽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

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唐貫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絲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紛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禮案解說周官而欲述漢事此卽以漢制况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大常卿一人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植

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
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侍中
注云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
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子幹
與後鄭學術本同干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之法也

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
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又云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
耳唐唐制與古制雖多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
之所以爲通也

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
畢當讀 大清會典舉 國朝之制以况周禮則周禮更顯而
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 國朝有會典復

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專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

此可爲用周禮之效也

江慎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周禮疑義舉要

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爲民除害安得云周

禮不可行乎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諸眾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乃頓悟之矣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割圖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

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馭沙也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見氏爲鍾注云凡言開者亦爲從篆以介之疏云卽所圖者是也注又云鼓外二鉦外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間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云云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戴東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是注疏本有圖也疇治之益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欂一欂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氏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角也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一欂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一柯者一百一十五度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之角也昭然若發矇矣

東塾讀書記卷七終

東塾讀書記卷八

番禺陳澧撰

儀禮

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償論主君使卿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饗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之事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償論使宰夫歸餼於眾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

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摺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

也其餘諸篇之疏亦便
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

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筮日第二節後題云右戎賓○
此皆亦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薨五重八異鄭注

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禮案士喪禮下篇
既夕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

較賈疏尤簡明其荅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

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

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憮人舞文弄法

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

也荅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

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

禮者至國朝而馬宛斯釋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

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書綱目因朱子
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
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都齊讀書志云編禮三卷
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爲卒取三禮附之卷一朱子答潘恭叔書
云禮記通與儀禮參差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
爲之然則朱子之書
本發端於呂氏也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
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
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
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
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
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
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籩南有臣之

筐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筐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楹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牲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肯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

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饗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餞者餞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山上射之後立於物閒命去侯訖物閒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閒西行則似直爲上射

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蕝習之乃知之耳卽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楊信齋儀禮圖

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
更得冠昏圖及室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據此則始為圖者
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關雎十二詩譜
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為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為容故

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禮家為頌皆宗之頌即容

也予嘗以為讀禮者當先為頌昔叔孫通為綿蕝以習儀他日

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

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禮案畫地之法禮嘗試為之

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

李璧玲孝廉者能定在禮家教
家姪等讀書嘗邀禮及家姪宗

元畫地而習之也○焦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
如弈枰而人物為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謬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

者惟聶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

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為三禮圖則善矣

有不能
定其是

非者則兼存之明知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皋文深衣圖肩上兩
區縫合此必不然也○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紃紃璽
印自注云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法解或傳寫訛舛研璽
莫辨禮案此不獨玉佩紃紃璽印為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
難明而周之冠冕衣裳乃
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

作鄉射禮

記同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

將舉於右

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

此記文之發凡者也

土相見禮凡燕見于君云云凡言非

對也云云凡與大人言云云凡侍坐於君子云云凡執幣者不趨云云此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例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

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

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

聘禮注最多

若抄出之即可為儀禮凡例矣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

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

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
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
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
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章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
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
事而言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尊酌者在
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
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
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
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
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入戒諸公卿

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

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綌幕賓至徹之疏云凡幕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幕不用綌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幕質故也醴用酒亦無幕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宰亦無幕鄉飲酒鄉射有幕者無所厭故也觀禮使者左還不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

云拜送王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饗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馬受爵奠于簠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

楹閒南面注云授於楹閒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閒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閒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饗餼饋使者於楹閒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閒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覲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閒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

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

此皆經之變例

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

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觀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卽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爲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卽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卽例也士昏禮賓卽筵奠于薦左疏云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

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
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
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
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
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
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貫矣士昏禮建柎興坐奠觶遂拜疏
云因建柎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并醢子及
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
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
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
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

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

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即凡例也近

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禮

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皋文

之圖又以凌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

抄如此則儀禮真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韓昌黎讀儀禮云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掇其大要者即

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

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即大要也若掇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

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掇奇辭欲於作爲文章而

三禮所謂誦其文則思其義也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

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

人之北又設筭纓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纓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土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土元裳中土黃裳下土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土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祫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疏云按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筭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股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

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舅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醕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席前婦卽席餼姑之餘卒食姑醕之此疏所掇亦頗簡明

通典掇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

卷五十六

掇士冠禮而未能簡

要尙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

卷四十八

掇特牲饋食禮少牢

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掇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樽爵

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
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
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興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
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
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
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
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
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
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人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
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
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見通典卷五十六禮案此亦掇
其大要然但爲行冠禮而作非爲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

無三加其設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

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

下至小史私塾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種冠故無三加今士有崔顛冠公服又有常冠常服行冠禮可以二加也

既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

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

見笥河集子

釋例則凌次仲

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筵于廟門注

云冠必筵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

著之靈由廟神夫以筵于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

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

解退共少立坐取解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

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

正已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挾經

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
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
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
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情意而禮
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
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殮也尸子云曾
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真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
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君臣
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
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
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殷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并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澧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摠賓或悉來或否釋文爲干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摠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

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眾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爵譯鄭注士皆爵韋爲譯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通解云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并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旣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袞元鄭注袞同也古文袞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袞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均則是當從均均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袞字爲均耶抑以袞音爲振也集韻又釋均爲戎服偏袷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

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墻而在將冠者之東
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
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
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
房戶之東壁矣禮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
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
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疑誤云鄉射篇若無大夫則贊賓而
注云長一人舉觴如燕禮賤爵之爲者余始讀此
嘗疑長一人舉觴五字本是經文而即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
凡舉觴皆卑且少若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
人舉觴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
使之舉觴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觴也至考燕禮小臣請賤
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
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賤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
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賤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
舉觴於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
書以識云朱子諸儀
禮者要精細如此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爲瀆亂人倫然又云又按
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
禮非爽卷五十六然則非瀆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云見於母見於
兄弟見卽是拜母之拜肅拜已耳龍城札記卷三禮謂盧氏謂見卽是
拜最確下文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
見卽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然
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齊其下際而不緝緝名齊
不緝亦名齊四書改錯卷九然則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

於論語

孟子則曰齊衰卽齊衰也

衰者麻也齊者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邊

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翦齊而不緝與平時之衣不同者在此
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禮記所謂斬衰卽論語所謂齊衰儀禮

禮記所謂齊衰則緝其下邊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平時之衣緝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毛氏與杜君卿之疑儀禮皆旋即自悟其非可見經之不可妄議也

汪堯峯古今五服考異序云為祖齊衰三月其降殺不大其乎禮案喪服傳及鄭注說此服甚明禮記大傳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堯峯以者未見故不自悟其非

文人不可輕談經學尤不可輕談禮學也

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為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禮案士冠禮筮于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為己說然則

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亦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程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厲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駁難鄭注至于餘言則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元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元孫不得有高祖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爲無服之殤元孫八歲則高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元孫之服也此數語可了者何必刺刺不休乎

卽令二十歲生子至同孫生時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孺子相爲服乎

喪服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

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
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幾二千言禮謂
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二條經文之意以妾子爲父後者
妾死子不得遂子死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
得遂也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爲說故鄭君以爲似誤也喪服
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禮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
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
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
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

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此則至

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禮案此謂古儀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

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

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

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

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

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政三家禮範讀儀禮以爲

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

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

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

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

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卷七十四王西莊謂唐中葉

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徇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

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祭諸篇爲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

研今祭禮則與持牲少半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

經則不在此論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終

東塾讀書記卷九

番禺陳澧撰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禮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禮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

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子後

學者

所記其述古事迹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

謹慎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尙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升而葬殷人舁而葬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脩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

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
王制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尙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素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幸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簡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穀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

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禮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旣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

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于先王王翼曰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

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

見新舊唐書本傳

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禮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禮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

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禮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衛氏集禮亦謂瓚說是也蓋曲禮散失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答北

宮錡之說略同

孔疏引鄭答臨頤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何故也

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

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禮謂月令卽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歷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時尙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

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
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
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需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
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四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
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令為周公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
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為周公作且云康成之
徒猶復蔽冒為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詆鄭君至此鄭君
果有
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

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

辭皆言死言殺言哭言弔言葬言墓言祔至狗馬亦言死大戴

惟衛獻公出奔一節不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為凶禮也記則無一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

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
則喪禮之變投壺則較射禮為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焉

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禮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憮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祫壇墀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

最大

祭法夫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三筴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愍則著又如說鬼氣焄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夫人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醴醑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

則論禮樂論孝論尚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成篇者也

禮記多集

合成篇者文王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成篇之

也

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卽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

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

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揔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澧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著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

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

之體又不同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

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

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鄭注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日未見好德如好色禮案此亦傳聞之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誤也

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

坊記子云天無二日

士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與論語稍異

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邾下以養父母日嚴亦謂事父母也邾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禮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禮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十六

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微聖篇未嘗有

譏議之語來鵠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義說則直加排斥矣程

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

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卷十七張橫渠則云某舊多

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

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慎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喬氏禮記

集說統說錄之○宋史張洎傳云太宗合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王海卷五十五亦載此事又載祥符二年

復以儒行篇賜親民益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閣門衛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

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篇如此宋史高閑傳云時將賜進士
儒行中庸篇閑奏儒行詞說不醉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議議
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

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

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澧謂後儒當以此

書紳銘座

曲禮云博聞強識而讓亦此意

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

信三十九年注

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

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所以

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故有輕

議前人之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

論語皇疏云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

關正是圖能勝人

卷七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先橫看一箇人我

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

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情狀大略如

此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辛苦創闢往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蓋

辛苦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
天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
曰何以忘其辛苦也曰其情善處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不
覺其可恃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
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
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禮謂注
說未安疏以爲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鷙猛鳥獸之攫搏不
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廬陵
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
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
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

儒自爲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此可見
作周禮時風氣淳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
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
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
並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此儒行之篇
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

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
魏文侯此時代更在後蓋談兵者

不服儒
服矣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
之言以爲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置非師祖製
作以爲模楷者乎

孝經唐元宗序
並注邢疏引

禮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

人之言而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爲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

見書儀
卷四

且以

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云溫公論政以學爲源

劉道原墓志銘

禮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卽所謂論政以學爲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其註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禮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

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

卽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發服虔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

大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

朱子補注云辨志者分別心所趣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

人禮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

阮文達公題跋次仲

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方每浮躁

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讀

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獨有益於讀書

亦有益於治心矣

朱子語類云昔節問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日一舉兩得這邊又

存得此心這邊理又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

謂名士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

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

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

居字句絕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

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

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履傳依興藝藏脩息游之類退謂未

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似非退息必有居學則

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時教乃未

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與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欲也藝謂禮樂射御

書數禮謂近儒皆尚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即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

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卽禮學也

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
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

爲禮作也此習聞道學
家之說而未識古義也

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

雖異摠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八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八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爲後儒所訾議禮案幽風

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

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

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語類則

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卷十

禮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

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

亦似未安也明明德於天下卽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釋

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禮案此古訓也

爾雅釋詁云格至也毛詩烝民傳云物事

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加窮字物字下加之理二

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爲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

而又爲小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

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

大學答問

此謂至字爲古義謂朱

子爲借剖析最精審蓋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卽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

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朱子答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朱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也屢省深察者致知也

格物致知猶言實事求是實事者格物也求是者致知也朱子上蔡

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爲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澧案爲學之道卽大學之道也莫先於窮理卽先致其知也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卽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云伊川所謂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

語類卷十八

又云所謂

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

答趙民表書

又云至

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

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

陷於思而不學之病

荅陳師德書

朱子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

確也又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

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

忽然懸悟也哉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

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荅陳齊仲書

王陽明謂格

亭前竹子致疾

見傳習錄

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也早爲朱子所

嗤矣

朱子荅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

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

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無所不通底意

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書

是格物致知尤爲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云結上文王氏復禮四書集註補以爲起下文引高中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有二端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爲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

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於曾祖高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再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爲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旦朱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

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又云因其已知新者而日日新之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三言因其示人以爲

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頌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予談道予曰子所談者子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

名也澧案頴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

無垢中庸解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

發處爾見朱子無垢之意與頴濱同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則

其改頭換面之法耳改頭換面之語亦見藥學辨世說云劉尹與桓宣武共

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元門言語宋人之講未

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元注云思

與喜怒哀樂一船蘇季明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

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卷十八案此伊李川先生語錄也

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

延平答問

朱子云李先生教人未發合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答何叔京書

溫案程伊川之後楊龜山羅豫章

李延平旣皆以此相傳故朱子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

書輒變一說

文多不錄

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

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

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

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

然則予之所以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

此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皆以思慮

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

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

王自田朱子年譜以此所云與禪學爭毫末却甚占地步者不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

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未學未敢測度也

朱子荅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

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荅不知何故却引惹他又云疆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荅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

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歎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禮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截去喜怒哀樂四字但取未發二字而辯論何者未發則非中庸文義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如蘇李明之問則是聞見之未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禮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

卷六

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

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

也

禪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

傷心無著語頤頤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傳合喜怒哀樂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類於寂寂斷見聞之語也

樂記所以爲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孟者也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真精要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

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

讀樂記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

本一篇固爲精要

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其第一篇名曰樂本見孔疏

其餘精要亦多如

樂象篇云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此駁語又

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爲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粲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爲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理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矣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燭一獻孰鄭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云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毼毼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緇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元冕宜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

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爲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園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冲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

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爲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土襲而后拜之疏云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閒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疏云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如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冲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

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
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
毛詩左傳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且非好爲繁
疏亦有之博也旣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
其繁也正其所以爲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襍記下云管仲饗簋而朱紘旅樹而反
坫山節而藻梲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
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
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
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於此
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

繁也

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

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冲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爲折衷之說冲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它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爲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其序又有云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間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下七字爲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

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

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爲一句大傳族

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

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讀然下文公子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

不敢以戚君此則別以位也二字爲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

氏云位也當自爲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眾人之

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注讀妄爲無而於常字句絕非也

陳氏於妄字句絕得之矣然衛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

此陳氏乃不引之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

倣儒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大學之

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誤讀時字居字句絕

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

其疏漏耶

江慎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繁又云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爲三禮注至朱子彙集爲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

五禮通考則兼史序

東塾讀書記卷九終